

雲之云系列

乘着
陽光
的
翅膀

台灣 云仙

好夢

第一章

“依初步检查的结果，你女儿的病是癫痫症，必须马上住院治疗，否则会影响到她日后智育的发展。”医生对等待在一旁、神色焦虑的父母宣布他的检查结果。

“癫痫！”徐佳津瞪大了眼，惊呼出声。

不能置信与惊慌，同时写在田圣平与徐佳津两人脸上。

“为什么是这种病？我和我先生的家族中并没有人得这种病啊！那为什么当我发现有异状去请教医生时，医生却又告诉我一切正常？”徐佳津依然无法接受事实，激动地质问。

当一年前，女儿经常无故跌倒时，她即感到有些不对劲；因此，在女儿做例行健康检查或生病看医生时，她都会询问医生有关此类问题，但所得到的回答皆是她一切正常。而医生所根据的理由是正在学走路的小孩，经常跌倒是正常的。

谁知事隔一年，因延误治疗而发病时，所得到的竟是这晴天霹雳般的答案。

看着怀里高烧抽搐的女儿，她不知是该怨自己粗心，没在当时就带她到大医院检查，还是该恨医生的误诊，害

乘着阳光的翅膀

了女儿？

“佳津，先别太激动。既然问题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更应该冷静的面对问题才对。先听看看医生怎么说。”田圣平从震惊中恢复后，劝慰着情绪有些失控的妻子。

“你先生说的对。其实，当前得到这种病的人不少，而每一位家长在获知病情之后，反应皆与你们一般，然而此时再去追究过去也是于事无补，重要的是如何去帮助她面对病情，才是你们当前最需要去做的。”医生面带笑容的给予建议。

“医生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？”徐佳津心焦的问着。

“当前最首要的是先帮她稳住病情，我已交代徐医生找病床，等一有病床，你们立刻办理住院，以便做进一步的确认。”

“她的病情很严重吗？”徐佳津整颗心浮动着一片恐惧与心慌。

田圣平扶着妻子，神色紧张的等待医生的回答。

“你们别太紧张，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。现在你们先放松心情，我先大略的告诉你们有关癫痫症的一些知识。”医生示意他们坐在一旁的椅子上。

“癫痫症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干扰现象，换言之，也就是一种脑部的异常放电，而这种病症的发生，在今日最常见的是由于脑部受创所引起的，例如碰撞，只有少部分是源自于遗传。

“癫痫的发作因病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像我们有时会见到患病者突然失去意识跌倒在地，手脚不停的抽搐，甚至还会口吐白沫，这属于大发作型；而这种病人在病发

时是无意识的,也就是说他在清醒后,并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。小发作型则不一定会有痉挛的现象,其中最轻微的只是会短暂的失去意识,但也有在发作过程中有完全知觉的,也就是他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不管大发作或是小发作,发作过程都是只有几分钟,甚至几秒钟而已,并不会造成生命的危险,只需让他在发作过后,有充分的休息即可。”

“如果依你的描述,那么你女儿刚开始只是小发作,但因延误治疗,才导致今日大发作的生成。

“但是你们也不用太担心,当前这种病已经可以用药物加以有效的控制。如果及早治疗,治愈的机率极高,但治疗的时间是长期的,通常是几年。何时才可停药,须视治疗的效果而定。所以这是一种长期抗战,你们必须有此心理准备。

“在服药期间,你们必须完全与医生配合,绝不能擅自停药或减药,否则一切治疗就前功尽弃,甚至还会生成严重的后果。日后若再重新开始治疗,也会较为困难。

“依你女儿当前的情况,如果依照指示按时服药,而且三年内不再发病,那么就有九成以上的治愈率;换言之,若服药期间又再发病,那么就得重新再来一次,且治愈率也会降低。”医生很详细的为他们解说相关的病情及应注意事项。

沈大夫看了他们一眼之后,又继续说道:

“由于你女儿的脑细胞已经受损,当前我们只能用药物控制,使它不再继续恶化,至于受损的部分,是无法再使它恢撤消来的功能了。

“所以，日后她在求学阶段，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。也就是说，她在学习过程中，会比同龄的孩子慢，因而造成她对自己没信心和缺乏安全感。对于这种孩子，父母必须用加倍的爱心及耐心，来包容她、开导她，让她能健康快乐的面对自己的人生。”医生语重心长的说。

听完大夫的话，想到女儿未来的漫漫人生路，徐佳津眼中闪动着心疼的泪光，一股抑不住的悲伤与无助直涌心头。

看着太太怀中的幼女，一想到癫痫将长期折磨女儿，并伴随着她长大，田圣平心中也泛着深深的心疼与不舍。

“等一下你们出去的时候，看看外面候诊的病人，你们就会觉得你女儿是属于幸运的一个；况且，现在也不是你们悲伤的时候，如何帮助你女儿对抗这种病，才是当前你们最重要的事。”医生提醒他们要实际去面对问题。毕竟再多的悲伤，也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。

“沈大夫，住院部通知已有病床了。”

“那你们就去办住院，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。”

“谢谢沈大夫。”

抱着女儿，田圣平与徐佳津踩着沉重的步伐走出门诊室。

环视候诊室里的病人，徐佳津看到其中一位母亲，正小心的擦着自孩子口中不断流出的口水，她突然心碎得好想哭。想到这些重病的病人终其一生，都只能意识混沌的活在亲人的照料下，她真的是应该感到安慰了，毕竟她女儿尚有治愈的可能，并非全然的毫无希望。



“大哥。”田秀玲唤着沉思中的田圣平。

“你来了，小智呢？”

“在病房里陪大嫂和小芸。”

“喔。”田圣平不太有精神的应了一句之后，又将眼光调向窗外。

“小芸的病不乐观吗？”田秀玲担心的问着。

当她接到大哥的电话上立刻赶到幼稚园接田扬智。到了医院，一进入病房，就看到大嫂对着病床上的女儿不断掉泪；随后又在长廊上看到大哥神情凝重的望着窗外沉思，这些异常的举动，直让她心中透着不安。

“那倒不是，只不过这个病将会跟着她一辈子。”田圣平眼神无焦距的望着窗外，心中一片茫然。

一辈子！多长的时间啊！一思及女儿的病情，田圣平的内心就翻腾不已，不似外表那般平静。

“小芸究竟是什么病？”

“癫痫。”

田秀玲目瞪口呆的看着田圣平，脸上写满了惊讶与不信。

“为什么会……”

田圣平举手示意，制止田秀玲再往下说。

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这些对小芸的病一点帮助也没有。”此刻的他，根本没有心情去听一些毫无建树的废话。

对于田秀玲的讶然,他是可以理解的;但诚如医生所说,与其质疑病症的发生,倒不如寻思能帮助她勇于面对未来的方法。

看着神色不悦的大哥,田秀玲识相的噤声不语。

“谢谢你带小智过来,你也该回去了,小哲和小芳也快下课了。”田圣平示意她走人。

“那我就先回去,如果有什么需要,再打电话告诉我。”

田圣平点头。

田秀玲走后,田圣平仍旧待在长廊,望着窗外那片蓝蓝的天。此刻,他与佳津都须好好的平复心中的紊乱,以便思索未来该如何陪女儿走这条漫漫的人生路。



“爸。”

稚嫩的叫唤在田圣平的身后响起。

“你不是在病房里陪妹妹吗?怎么跑出来了?”田圣平转身面对儿子,疼爱的将他拉至身前。

“爸爸,妈妈为什么一直哭?”田扬智仰着小小的头颅问父亲,眼中盛满了问号。

田圣平将儿子安置在一旁的椅子上,然后蹲在他面前与他平视。

“妈妈会哭,是因为担心妹妹的病。”

“生病看医生病就会好了,不是吗?妹妹也已经看过医生。妈妈为什么还要哭?”田扬智小小的心灵里还是有着不解。

“因为妹妹身体里面，那一只让她生病的虫虫很厉害，连医生伯伯也杀不死它，所以妈妈才会担心得哭了。”田圣平试着用他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。

“那妹妹会死吗？”田扬智天真的小脸蛋上浮上了害怕。

“妹妹不会死。医生伯伯会想办法把妹妹身体里的虫虫关起来，不让它出来伤害妹妹，那么妹妹的病就会好了。”

“医生伯伯把虫虫关在哪里呢？”

“关在妹妹的肚子里。”

“为什么不把它关在别的地方呢？如果它又跑出来咬妹妹那怎么办？”田扬智天真的说着。

“因为没有办法把它关在别的地方，只能把它关在妹妹的肚子里。不过医生伯伯有说，如果我们把妹妹照顾好，那么虫虫就没有办法跑出来欺负妹妹。你愿不愿意和爸爸、妈妈一起照顾妹妹？”田圣平用认真的神情看着一脸无邪的儿子。

这是一场长期抗战，需要全家人的齐心协力共同面对。不管将来遇到何种困难，他也绝不许自己输了这场战争。

“我愿意。而且我一定会把妹妹照顾好，不让虫虫有机会欺负妹妹。”田扬智用力的点着天真的小脑袋瓜，语气坚定的说。

田圣平略微感动的看着一脸认真的儿子。

“那我们现在就去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，好不好？”田圣平脸带微笑的抚着儿子的头。“好。”田扬智说完上旦刻

跳下椅子，拉着父亲的大手往病房的方向走去。

这对父子，手牵着手，踩着自信的步伐，决心共同迎战未来的每一天。



二十年后

田紫芸一进家门，就将自己整个人丢进沙发中，松散着一身的疲惫。

“真舒服。”她躺在沙发中，懒懒畅意地伸展着四肢筋骨。

田紫芸对于老人与小孩一向没有免疫力，对小孩更是有种难以言喻的喜爱。所以，她从小就立志将来长大后要做个幼稚园老师。如今她也如愿以偿的在一家幼稚园任教。

由于对小孩的喜爱，使她和小朋友之间并无老师与学生的界限存在，这让她能很快的和小朋友打成一片、疯成一团。也因为如此，让她成了幼稚园里最受欢迎的一位老师。

而太受欢迎的结果是：往往一回到家，才知道自己在一天当中透支了多少体力。不过，她对此是甘之如饴。谁教她对小孩有着无法自拔的钟爱！

在疲乏得快闭上眼之际，她倏地从沙发上坐起身来。因为她觉得，如果要睡觉，床还是比沙发柔软舒服多了，所以，她决定朝枕头山棉被进攻。

今天是周末，对于一向喜欢交际应酬的姑姑一家人而

乘着阳光的翅膀

言,午夜之前这个家是闹空城的,而她正好可以趁此补个好眠。

于是,她心情愉快的拖着一身困倦上楼。

一进入房间,她立刻将自己摊平在那柔软的床垫上。舒服的触感,使她一沾床,那浑身的疲累立刻向她席卷而来,上课她懒得再去扯动身上的任何一个关节,但为了使身体真正的得到舒解,她只好挣扎起身,换掉会让自己睡不安稳的上班服。

或许是过于疲累的关系,使她未能察觉到房内的细微声响。

当她半睡半醒,费力地褪去身上的衣衫,欲拿起睡衣往身上套时,忽然觉得背后有人,这让她连忙抓起放在床上的衣服遮掩已呈半裸的胴体,然后,略带惊恐地转身迎向那道令她背脊发凉的目光。

在她倏然转身后,等待她的并非想像中的不良歹徒,而是一位伟岸卓绝的男子。顿时,一颗提了半天高的心又立刻回归原位。

看到她放心地松了一口气的娇俏模样,黎君浩兴起捉弄她的坏心眼。

“你未免也放心得太早了吧?”黎君浩斜靠在浴室门前,双手环胸,眼带笑意的说。

他的话让田紫芸好不容易才放下的心,又立即进入备战状态。她抓紧护在胸前的衣襟以防春光外泄,并用防卫的眼光睨着他,内心则思忖着该如何逃离此处。

田紫芸先稳住已生恐惧的心,再仔细端详眼前态度闲适、带着诡谲笑容的男人,可是任凭她怎么看,总觉得他不

乘着阳光的翅膀

像是歹徒。

“坏人的脸上是不会写着‘坏人’的。”黎君浩脸上依旧是一派悠闲的笑容。

被察觉心思的田紫芸，脸上立刻染上了一片嫣红。

为何他能一眼看穿她的心思？好奇心驱使她再度勇敢的直视他。

微湿的发丝随意披散在额前；不算帅，但却酷得可以的脸上有着一双犀利如鹰、能洞悉一切的精准目光；裸露的上半身呈现出健美的胸肌，看得出他平时有健身的习惯。

细心观察之后，田紫芸对他做了评介：

他虽不在美男子之列，但他全身所散发出来的粗犷气息，却让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黑如夜星的眸子所隐含的锐利，说明了他是一个不好惹的人。

而她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：他虽具危险性，但绝非歹徒之类的人。

“看够了吗？对我，你还满意吗？需不需要连下半身也让你评分一下？”黎君浩说完，作势要扯下围在身上的浴巾。

“啊！”田紫芸惊叫，反射性地立刻用手遮住双眼，而身上的遮掩也因少了双手的牵扯而顺势滑落。

“对于你，我已经十分满意，毋须再让我验明正身。”黎君浩脸上净是作弄后的得思笑容。

顾此失彼的结果让她困窘得无地自容，全身像只煮熟的虾子。

她失声尖叫，连忙拾起掉落在地面上的衣服，慌忙的
乘着阳光的翅膀

冲进浴室。

看着田紫芸满脸通红、慌张失措的紧张模样，房间里立刻扬起了黎君浩的浑厚笑声。

“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听到那一声尖叫后，谢廷芳衣服也来不及穿，就围了条浴巾冲了过来。

“没事。”

“没事？”谢廷芳一脸不相信地瞅着黎君浩。

“他没事，我有事！”田紫芸满脸怒气的从浴室走了出来。

“小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谢廷芳讶异地看着出现在眼前的表妹。

她记得今天家中每一个人都有约会，这时候应不会有人在家，所以，才会放心的带黎君浩回家，谁知半路竟杀出田紫芸这个程咬金，破坏了她的猎夫大计。

“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我的房间？”田紫芸指着黎君浩质问谢廷芳。

“是廷芳带我进来的。”黎君浩抢在谢廷芳前回答田紫芸。

“没你的事，闭嘴！”田紫芸火气不小地斥他。

“你问的不就是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？既然问的是我，怎么会没我的事？”黎君浩扯着淡淡的笑容顶她的话。

“是又如何？我问的又不是你！”田紫芸没好气的回他。

“虽然你问的不是我，但却是有关于我这个人，既是如此，理当应该由我来回答，你说是不是？”黎君浩目光炯炯

乘着阳光的翅膀

的瞅着田紫芸。

日紫芸被黎君浩抢白得无话可说，只能心里闷着火，嘟了一张俏嘴。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还有很多问题要问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做个有问必答的乖宝宝，如何？”不理睬田紫芸投射过来的杀人眼光，黎君浩下怕死的挑衅。

“本姑娘觉得你很惹人厌，不想问了。”田紫芸憋住怒气，咬牙切齿的谎。她心知肚明，如果与他对战下去，她是讨不到半点便宜的。

“你不想问也没关系，那就由我来个自我介绍好了。”

“很抱歉，我对你没兴趣，也不想知道有关你的事。”田紫芸不屑的堵了他一句。

“你对我没兴趣那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我对你很有兴趣。”黎君浩不理睬她的怒气，依然笑容可掬的看着她。

不让田紫芸有机会抗议，黎君浩开始了他的自我介绍：

“在下黎君浩是也，今年三十岁，未婚，当前是擎天企业的总裁，兴趣是——”

“停！我不管你是谁、对我有没有兴趣，那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所以你就省省你的口水吧。不节约用水，小心没水喝。”田紫芸话中净是揶揄。

“你怎么能断然的说跟你没关系？未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料，说不定日后我们的关系会十分密切也说不定。”黎君浩深邃的瞳眸紧锁住她，别有深意的说。

田紫芸被那道漆黑如星的眸光看得浑身下自在，而他隐含深意的说词，更是在她心中荡起了阵阵涟漪。

乘着阳光的翅膀

看着他那张别有深意的笑脸,当四目交接之时,内心竟没来由的蠢动着,顿时让她感到惊慌失措,心中有股急欲逃离的冲动。

镇定!一定要镇定!他只不过是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,何必在意他说些什么呢?田紫芸在心中这么到自己说。她深吸一口气,缓和内心因那些话所引发的波动。

“真不知道你的脸皮是什么做的!”田紫芸故意斥责他,想藉此来掩饰心中的不安。

“当然是肉做的,不信你可以摸摸看。”黎君浩说完,毫无预警的将脸凑向田紫芸。

田紫芸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一大跳,连忙向后跳离;结果一个重心不稳,眼看就要摔个四脚朝天。

黎君浩眼明手快地稳住田紫芸往后坠滑的身子,并顺势将她拉向怀中,黑亮的双眸深深地凝视她。

身体的碰触让田紫芸内心窜升了一股悸动,那隐藏心底的似水柔情更教她不敢与他对视。

“你还好吧?”黎君浩关心的问,看着她的眼眸仍是那么深不可测。

黎君浩的话让田紫芸意识到她还紧靠在他怀中,于是立即反应地跳离他的怀抱。

“谢谢,我没事。”田紫芸红着双颊,神色不自然地说。

黎君浩将田紫芸的反应悉数纳入眼底,也了解她反应在动作上的心思,但他不会让她逃离太久的。

为何一个初次相见的人,竟会让她的心生成如此大的震撼?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不行!她得离他远一点,否则,一颗心恐怕会就此失

乘着阳光的翅膀

落。

有此认知后，田紫芸立刻将它化为行动。

当她转身欲离去时，看到了被她忽略在一旁、衣衫不整的谢廷芳。

“谢廷芳，你竟然穿成这样就出来。”田紫芸微扬的声调中，隐藏着十足的火气。

“要不是你那一声尖叫，我也不会来不及穿衣服就跑了出来。”谢廷芳没好气的埋怨道。

若不是她，现在她可能早已和黎君浩在床上缠绵。再加上她与黎君浩针锋相对时，彼此所隐含的汹涌情潮，更是让她愈看愈火，愈看心里愈不是滋味！

“你还敢说！如果你不带他进我房间，今天什么事也不会有！”对于谢廷芳的埋怨，田紫芸怒气难遏的顶了回去。

田紫芸停顿了一下之后，语带威胁地继续说道：

“如果你胆敢再带男人进我房间，小心我的嘴巴不上锁。”

虽是表姊妹，田紫芸却看不惯她换男人如换衣服的行为；而表姊在性方面的开放态度，最是令她不敢苟同。

对于田紫芸的指责，谢廷芳只能一脸苦瓜的隐忍着。谁教她又让她抓着了小辫子！若不是黎看浩不肯让她上他家，上宾馆又怕被八卦记者逮着，她也不用受此窝囊气。

而最让她为之气结的是，她这一向自视甚高、在外又是风头十足的名模，却每每犯在这个样样不如她的表妹身上，怎不令她忿忿难平！？

田紫芸双眼盯着黎君浩，面无表情的对他说：

乘着阳光的翅膀

“限你十分钟内，将自己穿戴整齐离开我的房间。”说完，就愤然的转身离去。

田紫芸走到楼梯口又突然折了回来，两眼在黎君浩及谢廷芳身上来回梭巡，然后颇为困难地开口问道：

“你们有没有在我的床上……”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黎君浩给截断。

“没有。”

田紫芸讶然于他的回答，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洞悉能力，但却又心有不甘于每次都轻易被他看穿心思。

“我话都还没说完，你就回答得那么肯定，难道你是未卜先知，知道我要问的是什麼？”田紫芸挑高眉，语气不善的问道。

“你不就是要问我们有没有在你床上办那件事。”

他的直接上让田紫芸瞬间染红了双颊。

“色狼！满脑子邪恶思想。”

“我邪恶？难道你就不邪恶？既然你会问这种问题，不也证明了你也是邪恶的一分子。”黎君浩眉眼之间尽是笑意，软言软语地回了她一记。

“你！”田紫芸无言以对，有丝恼怒地胀红了脸怒视着他。

看着田紫芸染满怒火的嫣红娇颜，黎君浩脸上扯开了一抹深不可测的笑容，一派闲散的看着她。

黎君浩脸上的慵懒笑容上让田紫芸非常感冒，更生气自己竟然会对这种人有莫名的好感。

两人眼力较劲了大约三分钟后。

“好女不跟男斗。”田紫芸心有不甘地说完之后，便怒

乘着阳光的翅膀

气腾腾地转身下楼。

因她那句赌气的话，黎君浩纵声大笑。

一直冷眼旁观的谢廷芳，对黎君浩对田紫芸所表现出来的异常举止感到纳闷，直觉认定他们一定认识；可是，依小芸对他的不友善，这个想法似乎又不成立。

“你认识我表妹？”谢廷芳小心翼翼的探询。

“今天才真正认识。”黎君浩话中有话。

“真的？”谢廷芳狐疑地瞅着他，一脸的不相信。

“信下信由你。”黎君浩语气冷然，脸上的线条转为刚硬。

“我相信。”谢廷芳被他冷峻的眼神给骇住，马上怯怯的改换说词。

“以后，不准你再带任何一个男人进这个房间。”黎君浩平淡的语气中，挟带着十足的命令口吻。

他绝不允许再有其他男人进这个房间一步，除了他之外。

谢廷芳被他的口吻震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直愣愣地看着他。

黎君浩是一个律己甚严的人，从不曾闹过花边，也未听闻过他有风流韵事。

他独到的企业眼光，使他成为商业界的奇葩；在商场上所展现出的漂亮成绩，更让他跃登风尚名人杂志的年度黄金单身汉，使他成为众家名媛争相讨好的理想对象。

即使他是如此的热门，也从未传出他与哪个女人有过牵扯。这次他欣然接受她的邀约，让她以为他已臣服在她的石榴裙下，着实让她的心狂喜了好一阵子。结果，却完

乘着阳光的翅膀